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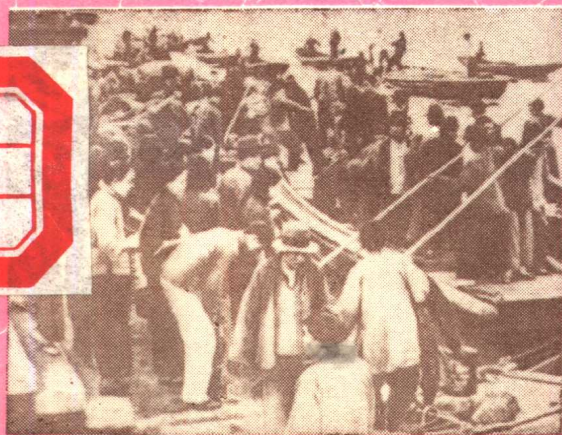
张新 著
陈雪虎

上海谭

浦东——
新上海的一半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谭

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宣圆 主编

浦东 ——新上海的一半

~~张新~~ 陈雪虎 著

——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2 号

上 海 谭

阿拉上海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

浦东——新上海的一半

五角场——“大上海”的兴衰

会馆街——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

乌泥泾——绫布二物，衣被天下

姚秉楠 周振鹤 施宣圆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竟成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3.25 本册字数 52,000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7-309-01038-8/G·172

全 五 册

定价: 24.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上海谭》为刻画上海社会生活风貌的小型书系，由《阿拉上海人——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观察》、《浦东——新上海的一半》、《五角场——“大上海”的兴衰》、《会馆街——外码头人从这里兴起》、《乌泥泾——绌布二物，衣被天下》五册组成。每册选取一个视角，依据史实，勾勒近代以来上海人与上海滩的典型状况，叙述生动，多有新见。对于本地的民情风物，“谭”得贴切而有趣味。全书不仅地方色彩浓郁，而且充分展示时代气息，可适应机关、企业和学校等各界读者的需要。

责任编辑 仁 人

封面装帧 郑 群

责任校对 张利勇

目 录

- [1] 一 大浪淘沙，地灵人杰
- [1] 沧海桑田育川沙
- [8] “三刀一针”浦东帮
- [17] 浦西大楼浦东田
- [23] 二 “申”是“田”的突破
- [24] 一幅“蜗牛型”版图
- [30] 城市的困惑
- [37] 上海的希望
- [45] 三 东进序曲：迎接挑战
- [46] 90 浦东
- [54] 主旋律：过江工程
- [62] “频来乳燕定新巢”
- [71] 四 珠联璧合，建设新上海
- [72] 外高桥：以港兴城
- [79] 上海的新外滩
- [86]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 [94] 五 福泉山·外滩·浦东(代结束语)

一 大浪淘沙，地灵人杰

浦东，曾经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在大多数上海人对浦东的记忆中，它是一片与浦西隔江相望却未充分开垦的土地；对许多外地人和外国游客而言，浦东甚至还不及“大世界”、“城隍庙”更为他们知晓。

今天，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构想，使浦东一跃为全世界瞩目的“新星”。

沧海桑田，大浪淘沙。浦东大部分土地属川沙县，浦东先民称这片土地为“川沙”，或许就是对大自然造物主的一种感恩的纪念；这片虽年轻，却充满神奇灵气的土地，诞生过多少风流人物？

沧海桑田育川沙

“浦东”，顾名思义，指黄浦江以东，至长江口、东海边之间的大片土地。浦东这一名称，在

明代地方志中始有记载，据嘉靖、万历朝的《上海县志》载：“由闸江而下，若盐铁塘、沈家庄，若周浦，若三林塘，若杨淄楼，此为浦东之水也”。这大体涵盖今川沙县全境以及南汇、上海县的一部分。清末民初，随着上海城市规模的拓展，浦东岸线一带也逐渐城市化，浦东开始指黄浦江东岸这一狭长地带，当时就有“浦东者，即黄浦之东岸，南自白莲泾港，北迄杨树浦周家嘴对岸，绵延十数里”之说。1958年，上海市曾设浦东县，由原东昌区和东郊区合并建立。浦东县管辖区域大体上也是浦东岸的狭长地带。1961年2月，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撤销浦东县建置，原浦东县的农村地区划归川沙县领导，邻近市区的城镇分别划归黄浦、南市、杨浦三区领导。因此说，浦东的名称，自明代见于地方志的记载始，至今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指黄浦江以东的大片土地转而指黄浦江东岸城市化的狭长地带。

1990年4月18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的新区，是指黄浦江以东，川杨河以北，长江口岸线西南的三角形地区。浦东新区的主要地域在川沙县境内，还包括黄浦、南市、杨浦三个区的东昌、潍坊、崂山、塘桥、歇浦等10来个街道和上海县的高桥、金桥、张江、花木、东沟、杨思、北蔡等20多个镇以及上海县的三林

乡。面积 350 平方公里，相当于目前市区的面积。

浦东地处长江下游、东海之滨，由长江泥沙的冲积，和江海潮流的交互作用而逐渐孕育成陆。浦东土壤类型呈南北带状有规律地由西向东依次排列。老护塘以西成陆较早，为高度熟化的黄泥头；老护塘以东、钦公塘以西为轻黄泥，钦公塘以东为夹沙土及沿海盐土。浦东土壤发育迟早的不同，反映了浦东成陆时间的早晚不一。

民间传说春申君开凿了黄浦江，这是讹传。事实上，黄浦江是直至南宋才见记载的一条浦。历史上远不及吴淞江（苏州河）那样闻名。明初，范家浜开浚，黄浦江水系基本形成。

公元四世纪时，上海的海岸线还在今天的青浦、松江、上海县境内，当时整个浦东还未成陆。北宋时，海岸线已东移至今川沙县境的黄家湾、顾路、城厢镇、六团即老护塘一线。明万历十二年（1584 年），在老护塘外增筑外捍海塘。清雍正年间在外捍海塘原址修筑钦公塘。此时，海岸线已推进到黄家湾、蔡路、江镇、施湾一线。明末清初，原由崇明县北部入海的长江主流，改从崇明县南部入海。因此，浦东东南部陆地加快淤涨。清代时，钦公塘外增筑了圩塘两道。1950 年，又修筑了“人民塘”。以后又在人

民塘外围垦造田，新增了大片陆地。今海岸线北起弓长港，经新海滨、黄家湾、五好沟、军民圩、张金圩、老洪洼、向阳圩、张家水洞、凌家水洞、三甲港、杨家行、新建圩，南接南汇县的潘家泓，岸线全长 46.43 公里。而且，浦东东南部岸线每年仍在向外延伸 50 至 100 米。

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舟。日本由于土地资源贫乏，不得不用巨额财力填海造田；荷兰由于地势低洼，也不得不拦坝取地。那么积淀在浦东滩涂上的泥沙，难道不是同黄金一样昂贵吗？土地资源的价值还取决于“生命之舟”所在的地理位置。

浦东与外滩隔江对峙，但是，如果以人民广场为圆心，15 公里作半径，那么这个圆不能囊括宝钢和闵行，却能把浦东大部分地区圈进去。与外滩相望的陆家嘴，位于苏州河与黄浦江弯道的交汇点上。世界上许多大都市都有她自己的聚焦点，而这一点通常就是这个城市的中心：北京的聚焦点是天安门，巴黎的聚焦点是凯旋门。自然，上海的聚焦点应是陆家嘴。

上海城的经济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地理位置的优势。浦东是长江三角洲（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的“洲中之洲”，处于长江黄金水道（占全国内河航运总量 50% 以上）的终端，中国

沿海月牙形海岸线和环太平洋（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西岸的中点。这种独特的地理优势所形成的辐射力，是包括偏北的大连、天津，和偏南的广州、厦门所不及的。如果说，当年“五口通商”后唯有上海最终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中心，那么，浦东新区完全有可能在沿海开放城市中成为最令人瞩目的“天皇巨星”。

正如深圳依托香港、珠海依托澳门的态势，构成了深圳、珠海在土地级差增益方面的独特优势一样，浦东依托上海的态势，同样构成了浦东在土地级差增益方面的独特优势。上海在历史上曾经是远东的经济中心，其地位曾远远超过于香港。虽然后来失去了许多优势，但仍有较好的产业基础、技术基础和人才基础。现在上海市发展总体规划已经确定，原来苦于财政负担过重和开放度不足的现象正在改变，上海一定能重造经济中心的功能。这样，浦东的土地级差增益的优势会日趋显著。决定一个投资者的投资意向的，边缘企业的整体优势是一个基本因素。像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部件国产化率是全国同类企业中最高的，而质量能处于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海外合资企业的同类产品的领先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应得益于上海经济的整体优势。例如提供上海“桑塔纳”轿车的子午线轮胎的上海正泰橡胶

厂，是具有悠久历史的百年名厂，全国一级企业。而上海的“百年名厂老店”又何止正泰橡胶厂一家？

除了上海的企业群体优势之外，浦东还可以借助于上海的各种经济要素：金融、贸易、运输、信息、服务业等。工人、技术人员、机器设备等均可为浦东所用。而飞机场、港口码头、通讯设施、供电、电信、给排水系统等基础设施，也是浦东一个庞大的资源库。如今“中取华东”的铁路建设正在全面铺开，长江港口城市的枢纽功能也在逐步完善，上海对华东、长江流域将形成更强大的辐射力，对全世界也将更具有吸引力。

当然，浦东自身也并非是一张白纸。上海港口岸线一半在浦东，有码头 78 个，其中万吨泊位 32 个，1989 年货物吞吐量为 6635 万吨，占全市货物吞吐量的 45.4%。其中有上海最大的煤炭专用港区、粮食装卸专用码头、油料专用码头、木材专用码头、钢铁专用码头和石油专用码头等。从吴淞口到川杨河口，绵延有数十公里的“黄金海岸”，仅外高桥可辟港区的岸线就有 15 公里，其中 10 至 15 米的深水岸线达 7 公里。浦东的港口资源将会令世界上所有港口城市羡慕不已。

浦东河网纵横，各大集镇临水设市，历史上

内外交通以水路为主。沿黄浦江入浦东境内的支流就有：川杨河、白莲泾、张家浜、洋泾港、西沟港、东沟港、高桥港（衔接浦东运河、老黄浦）。至 1985 年，川沙县管航道共有 24 条，213.39 公里。其中大多能通航 30 吨位左右船舶。通航 100 吨位级船队的有 4 条，42.83 公里；通航 60 吨位船的有 10 条，75.65 公里。1985 年时，川沙县境内有公路 44 条，长 252.27 公里。所有公路桥梁一般都可通行 15 至 20 吨级载重汽车。近年来更建筑了像上川公路那样的高速干道。

浦东现已形成以石油化工、造船、冶金、建材“四大金刚”为龙头的企业群体。著名的大中型企业就有高桥炼油厂、沪东造船厂、上海造船厂、中华造船厂江南分厂、解放军海军修造船厂、上海第三钢铁厂、上海耀华玻璃厂，以及上棉十厂、二十七厂、二十八厂等。浦东不同于深圳、珠海那样几乎是白手起家，从一定意义上说，浦东开发是从一个初级型城市向现代化城市发展的过程。

浦东的地理优势还包含生态环境这一要素。浦东一年中东南风最多，西北风及东北风居次，西南风最少。因此，浦东处于上海市的上风头。加之浦东新区大部分还是农业区，自然生态环境

远较浦西为好。当苏州河变得又黑又臭的时候，在浦东仍能见到“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江南自然景致。生态环境是衡量现代化城市的要素之一，世界上许多大城市为此将花费大量财力向“园林化城市”发展。上海为改善苏州河、黄浦江水质的投资额，占城市建设的资金比重越来越大。由此可见，浦东生态环境本身也是开发浦东的一项巨大的财富资源。未来浦东新区将开辟由楔形绿化系统、道路绿化带、沿江绿地和各级公园组成的绿化系统，人均绿地不低于15平方米。浦东将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的重镇，而且也是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返朴归真”的秀丽、整洁的新城。

“三刀一针”浦东帮

浦东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人才辈出，可谓地灵人杰。当然，浦东因为成陆较晚，文化的发育不及周边地区的松江、青浦、嘉定等县。青浦县境内的福泉山遗址的发现，把这一地区的历史追溯到6000年前。华亭县（今松江县境）早在唐天宝十年（751年）已置县治，比上海置县早500多年，比川沙置县更要早1000多年。至今松江县城内还保存着建于北宋的方塔等古迹。但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浦东人在这片土

地上，也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独特的文化，尤其自近代以后，浦东第一次占了天时、地利之益，领开放风气之益，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汇中，孕育出一大批令上海人自傲的大企业家、教育家、革命家；上海的建筑业、服装业、烹调业成为浦东帮大显身手传统领域，逐渐形成“三刀一针”的经济文化特色。改革开放以来，浦东再度得开放风气之利，更拓展了浦东的传统经济文化，展示了浦东的美好前景。

今老护塘以东地区，在宋代曾是华亭县五大盐场之一的“下沙盐场”。明洪武元年（1368年），杭州都运盐使司松江分司就设在下沙。正统年间，下沙盐场盐区成片，灶炉密布，一望无垠。下沙、新场、周浦因设立了盐司盐场驻地，市面繁荣，沿海的一团（大团）、八团、四团（盐仓）等镇也应运而跃为浦东名镇。上海的前身“上海务”，本是供来往渔民、盐民喝酒的小集市，在这些渔民、盐民中应当有不少的浦东人。因此，浦东盐民和渔民是上海务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之一。换句话说，没有浦东的生气勃勃的渔业和盐业，没有从事盐业和渔业的浦东人，或许就没有上海务的发展。

浦东地处海口，自古以来就多航海者。人们都知道明代有郑和下西洋。但早在元代时，浦东

就出了个航海的张瑄(? —1303年)。张瑄，元嘉定八都新华村（今川沙高桥）人，曾当海盗，贩运过私盐。当时解京漕粮均由内河运输。张瑄熟悉海道，遂建议海运，为元世祖忽必烈赞许。至元十九年（1282年），张瑄营造平底海船60艘，从海道运粮46000余石至京师。元政府授张瑄为海道运粮万户、江南行省右丞，赏赐钞印。自此以后，浦东海运业昌盛不衰。近年在浦东金桥发掘出明代船骸，可知当年航船之规模。海运业的传统代代相承，至清末上海成为贸易商港后，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清咸丰十年（1860年）起，浦东高桥朱其昂(? —1878年)同美国商人在山东烟台合资开设清美洋行，往来于上海、天津等口岸经营贸易，又在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各地设华裕、丰汇银号，承办海运，并任浙江港运局总办、海运委员，同治十一年（1872年），由李鸿章授意，拟轮船招商局章程，并以身家作抵，任招商局总办，负责漕运和官务。经朱其昂等苦心经营，逐渐从洋商手中挽回海运的利权。至光绪元年（1875年），招商局已有自制轮船，海运已达沿海各港口，并承担与日本、菲律宾、新加坡等的贸易运输。

明末以后，随着长江出海口向东南移动，浦东沿海水变淡，盐业转向衰落，明末清初已停止

煮盐。然而浦东农产尤其是植棉业依然富庶，《阅世编》曾记载：“上海赋役，大半出于浦东”。

浦东东部夹塘地区，地势高亢，土壤含沙碱较重，土质疏松，适宜种植棉花。浦东很早就已是全国的棉花产区之一，植棉业的发展与普及，带动纺织业的兴盛。元代，黄道婆从崖洲（海南岛）带来了先进的织布机和纺织技术，使松江府境内的纺织业如虎添翼。明代中叶以后，浦东许多集镇发展成为以棉纺织业为主的重镇。上海开埠以后，外国机器织布倾销，浦东原有的土布生产渐趋衰落。川沙人沈毓庆决意提倡改制毛巾，在上海虹口向日本商人购买了两架毛巾织机，聘一技工，教全家及亲邻妇女习织。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川沙城厢镇沈自己的宅园内首创经记毛巾厂。置木机30余台，招收女工，并附设漂染工场。数年后，已有毛巾厂10来个，到1920年，全县毛巾厂已发展到75个，毛巾木机2500台，从业人员3750人，年产毛巾50万打，国产毛巾从此替代日本“铁锚牌”毛巾，占领了国内市场。三友实业社的“三角牌”、经纶厂的“雄鸡牌”等毛巾，还远销东南亚各国，从此有“川沙毛巾南汇袜”之美谈。

除毛巾厂之外，浦东人也是上海纺织厂的奠基者。如同曼彻斯特曾是英国的纺织中心一样，

上海也是全国的纺织中心。在上海纺织业中，除了来自无锡的荣氏家族之外，浦东帮是最享盛誉的了。1913年，川沙高东乡楼下镇人黄星阶（1869—1937年）与族人集资，率先在楼下镇创办“裕民织布厂”。兴办时，置木制布机50台，职工100人，设织布、漂染、经纱、机修四个车间，主要生产花色粗布，销于上海周边地区。1927年增添木机50台，职工增至150人。但因袭手工织造，无力与机器织布厂竞争，于1935年倒闭。黄星阶早年还在上海推广自来水，清末随李平书赴广州创办自来水厂，并任经理。民国初年，任上海市政公所财务科长。

1920年，穆湘瑶（1874—1937年，上海人，生于川沙杨思乡）同陈子馨一起为提倡国货、抵制洋货，在杨思镇创办恒大纱厂。纱厂占地20余亩，资金50万元。1930年再集资金200万元，扩充土地31亩，并向国外购得纺纱机75台，纱锭21600锭，职工增至800人，所产“飞机牌”棉纱行销国内外。此后陆续兴办的还有1931年孙照明在陆家浜路开设的鼎新染织厂；1934年在孙桥乐安镇增设的鼎新染织二厂；1942年陆修镛在川沙城厢镇开设的恒大新纱厂；1943年曹涛声在川沙城厢镇开设的惠民农村工业社（后改名惠民纱厂）和章荣初、徐联芳